

台儿庄印象

■ 寅珊瑚

舒展身心，信步游庭的好时节，趁兴北上台儿庄古城，以觅春踪。

说是古城，实为现世在原址上修复而成，传说中的那座城早已湮没在了战火硝烟中，往事不堪回首，如今只剩下老城墙上的弹孔在默默吟诵着那场气动山河的战役，庆幸也感恩生活在和平的今天。

日落西山，城门前的护城河仿佛被贴上了金箔。一舟，一笠，一翁，渐入眼帘，橹桨一摇，荡开一圈圈金色的涟漪。城头上的绿柳早已按捺不住探出头来，似要把这一城春色倾泻而出。穿过高高的城门，世界瞬间变得熙攘起来，飞檐斗角，街巷纵横，人头攒动，柳绿桃红。沿着青石板路，漫步在古运河旁，走马观花般粗略打量这座北方水城：那一树绯红的海棠花，静静耸立的牌楼，暗影斜疏，自成一派好景象；流水绕人家，细竹新梢才出墙，最爱是窄巷转角处的柳暗花明。如果说江南水乡的古镇是小家碧玉，那台儿庄就是毋庸置疑的大家闺秀，温婉却又雅致，明艳却不失气度，昨日的荣耀与疮痍将她梳理得更加怡然自若。

夜色渐浓，坐上小木船，船头擎一盏红灯笼，摇晃在悠长的水道，船身划过青绿色的水面，激起清冽的水声。两岸的墙面挂满了一串串红灯笼，映红了晃动的水面。经过的每一扇窗都在上演着自己的故事：酒吧歌手弹着吉他的低吟浅唱；三五好友一壶清茶畅谈天南海北；工艺品店里的女孩对镜比试；廊桥上的老夫妇牵手走过……我们的船像穿行在画卷里，可谁知道画卷里的人是不是也把我们当做一道风景呢？尚未完全消退的暑气依旧温热，四周飘起的水汽却沁人心脾，燥热的心一下子静了下来。这时船尾的妹子唱起一曲水调歌头，歌声打着转，融入到温润软糯的空气中，也钻进每个人的心里，身未动，心却已远去……

夜宿的小客栈，门前有一汪汨汨涌动的小池塘，内里是四合院结构，虽简单却精巧。庭院中间是口小喷泉池，几尾红色锦鲤在水中缓缓摇曳。东厢的走道由碎石铺成，两侧怪石嶙峋，树影婆娑，尽头转角处是一座假山瀑布，有流水自顶潺潺而下，给人一种曲巷幽深的错觉。房间内的设置古色古香，罗汉床，雕花小斗柜，更妙的是推开窗子便能看见晚上畅游的水巷，枕着歌声，一夜好梦。

翌日清晨早早起身，好仔细端详古城的静谧之美。晨间的台儿庄，水气略氤，草木葳蕤，细碎的阳光穿过新枝星星点点洒落下来，凉薄的空气，深吸一口仿佛就能涤尽身体里的浊气。运河水兀自流淌着，唯有古驳岸的存在印证昔日的繁荣。两岸垂柳如涛，连翘旁枝斜出，碧桃迎春花开正酣，黑瓦灰墙下的紫玉兰更显疏淡有致。码头出墙，檐牙高啄，移步易景，相看两不厌，正是“一湾江北水，多彩鲁南风”。

千古绝唱细腰鼓

■ 朱瑾洁

台儿庄古城掌窑匠师梅友民，专攻瓷腰鼓。腰鼓是由西域传入中原，历经晋隋发展，至大唐时，不仅被吸收进唐乐，且又以陶瓷烧制鼓腔，两端蒙上兽皮，轻轻拍击，独特的鼓乐应声而起，听者无不心动、陶醉。

梅友民起先并不烧瓷器，其主要手艺是砌窑和补窑，俗称掌窑师傅。因为按照当时烧窑经验，每座柴窑也就烧个百把次，要再烧，必须将炉窑重新砌筑。梅友民砌窑一绝，就是做活时不需任何模具。像砌二十多米高的窑囱，不用吊线，只管一圈圈往上砌，够不着了，就拿块黄泥和成泥浆，往内外壁一涂，然后上下左右划几圈，看似粗糙，实则坚固、耐用。但手艺再好，找掌窑的毕竟是少数，不像窑炉天天烧，有的精心呵护好的，几年不曾砌筑那也是常有的。如此下来，能找上门来让去做活的事就少之又少了。虽说手艺没得说的，且相貌堂堂，可偏偏脑袋缺根筋，一条道走到黑，从没动过转行的念想，日子过的有些清淡，而立之年，还不曾男大当婚。梅友民乐得清闲，就在庄东小山岗上搭了一间茅草屋，蜗居着，绿树环绕，鸟语花香，倒是个逍遙处。

梅友民有个习惯，不掌窑时，总会在茅屋前空阔的地带上盘腿而坐，把阳光倾斜树叶而形成的斑驳晃动的影子，幻想成昔日曾经砌筑过的座座窑炉，供自己揣摩得失。简单的履历里，时而有赵家炉风门小点，张家炉拱顶磨圆欠妥，王家炉烧柴火应该……

琢磨久了，梅友民常常叹息这些烧窑匠饭没少吃，可面对细巧活开窍的地方不多，愧对了那副好皮囊，对着久凝而成的患得患失，他想如果他要砌筑一座属于自己的窑炉，亲手烧出瓷鼓，让罗衫长袖的美丽少女乐手击鼓而舞，欣赏片刻死也心甘。

一天傍晚，雨后乍晴，空气清新洁净，在夕阳的映照下，梅友民正在凝神看着刚刚砌筑好的蛋形窑炉，心想这应该是世上最

好的了，多年经验告诉他，烧陶不在于器而在于神，煅瓷不光在于形更在乎其魂。烧瓷必须讲究温度，而再次提升炉温，唯有对龙窑、馒头窑和葫芦窑进行改善。几多春秋的苦思冥想和多年的掌窑经验，梅友民砌筑出了蛋形窑炉。有了自己的窑炉，梅友民十分高兴，誓定要烧出让世人惊诧的瓷鼓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一阵清脆悦耳的驼铃声，顺着铃声，梅友民惊呆了：在酡红色的晚霞里，一位身穿胡服的少女，正骑着疾行如风的马奔驰着。再细看，少女身穿短衣，长裤和革靴，上身和臀部丰满圆润，腰间系有革带，恍惚中，这不是天赐神鼓吗？清风飘逸的少女既有陶神，更富瓷魂。

眼见胡服少女飞到身旁戛然而停，梅友民赶紧迎了上去，执起马缰，笑问客从何处来，为何行路匆匆？

少女说，我想请匠师为我烧个瓷鼓。

梅友民一指窑炉说，我砌筑此炉，就是专候你的到来。

少女说，真的，怪不得，一路都有人指引奔这儿来。

梅友民说，没有坐席，只有委屈姑娘了，说着就去取陶土了。少女站着的功夫，梅友民抟其细土，加以澄练，捏为鼓胎，规而两端圆之，剖而中空。不一会，以少女为模样的腰鼓豁然成型。

少女一见乐了，惊道，这不是我吗？

梅友民答道：不像。还没说完，就听“啪”地一声，一块泥砸进鼓腔里。惊得少女“啊”地一声尖叫。梅友民一看，是少女骑来的马撒欢擦蹄摔飞的蹄泥。就赶忙说，我重来我重来。少女略显迟疑，眼看山下小路。梅友民明白了：夜幕已悄然垂下，山岗暗晦，不便再转了。梅友民说，天色渐暗，改明吧。少女点头，明日还请师傅费心。

第二天，少女又来，梅友民抟土，却怎么也抟不出昨天的效果。少女说不忙，我还有一百天才上京城呢，师傅慢慢抟就是



了。
连几天，少女每天都来，赶着做梅友民下手，渐渐两人有了话题，有时聊得还很投机，有时天黑了，少女也迟迟不肯下山。少女说她叫蝴蝶儿，是山北前李庄的。

接下来的三个月，梅友民基本上每天都和蝴蝶儿在一起抟土，找感觉。等到第一百天，梅友民终于抟到了感觉，和的泥跟先前一样。梅友民便让蝴蝶儿站好，只见他盘腿端坐，凝神屏气，舒环柔指，抱泥如月，近二个时辰，蝴蝶儿形、神、韵俱呈鼓上，如云霞飘渺，似水墨浑融。

又一个傍晚时分，蝴蝶儿如期而至。梅友民从窑炉里小心翼翼捧出瓷鼓，微闭双目，竟流下泪水。蝴蝶儿道，这是真的吗？梅友民说，蹄泥引起窑变，月白中出现蓝色，可遇不可求啊。

蝴蝶儿说，是啊。看来这是机缘。百天的缘分，我会记着的。

梅友民说，我的魂就在鼓里，从今后我再也烧不出这么美的瓷鼓了，从此也绝不会再烧瓷鼓！

哥哥何苦！蝴蝶儿亲昵地称呼梅友民，泪水潸然而下，哭着，飞身上马，奔驰而去。

半个月后，瓷鼓和美女誉满京城，瓷鼓为唐玄宗专用，美女成唐玄宗新宠。

一年后，已成为后宫娘娘的蝴蝶派人寻遍整个鲁山，不见梅友民踪迹。

窑变的花瓷细腰拍鼓从此成为绝唱。

微山湖探幽

■ 王银 郭潇繁

滕州市望庄村原名望冢村，是原滕州市望庄镇驻地，望庄与岗头两镇合为滨湖镇后，望庄被辟为滨湖镇经济开发区。自古以来，望庄就是商贾重地，这里交通便利、人杰地灵，104省道贯穿该村南北。在滕州西站坐滕州至滕州港班车，可直达望庄村，自驾游沿枣济路西行，途径休成大桥，左拐9公里即到，行车大约需要45分钟。望庄村有刘家豆腐干、挎包火烧、上当一回羊肉汤等滕州名吃。

在望庄村南首有望庄中心小学，学校外墙有一条小河，此河直通微山湖。河南岸为李村，李村是李继耐将军的家乡。

近日，笔者驱车来到滨湖镇李村，参观了李氏家祠。笔者看到，李氏家祠大门外，摆放着一对石狮，据知情人介绍，这对石狮由李氏后人捐赠。走进李氏家祠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挂在大门上的横匾，上书“李氏家祠”四个蓝底黄字。

在李氏家祠的院内，东西两侧是走廊，殿堂前有石碑数座，有“重修李氏家祠记”、“捐资名录”等石碑。“除此之外，还有原先存放在老祠堂的石碑。”据李氏后人介绍，现在的李氏家祠建于2002年。

在殿堂大门上，悬挂着由李继耐将军亲笔题写的“李氏德惠堂”五个苍劲有力、而又寓意深远的大字。笔者看到，题词后面写着“继耐题”三字。

打开殿堂大门，殿内供放着李氏始祖塑像，威严、庄重的李氏始祖塑像，让人肃然起敬。

在李氏家祠大门东还立有一块关于李村村名考的石碑，石碑上书：明洪武二年（1369年），李氏辗转定居于石井村侧，随称石井村。（明）正德年间（1506—1521年）改名李家村，今称李村。

李氏家祠大门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乡村水泥路，沿着这条路直往西走，大约走3华里路程，就到了中辛安村。同样在这条路的路北，是修缮一新的李氏家祠。辛安王氏第21世孙王承义先生打开了王氏家祠大门，整个祠堂分前后两处院，前院、后院均有东西偏房。

据王承义先生介绍，族人聚会或祭祀日时，王氏家祠才打开大门。王氏家祠整个建筑呈红色基调，红瓦、红墙和红色的窗户，在微山湖上夕阳照耀下，更显得红艳。红色基调的王氏家祠，象征着王氏家族兴旺发达、源远流长。

后院大殿中央除供放着先祖牌位外，在前院的厅房内还有捐资名录，笔者看到，捐款1万元以上的王氏族人比比皆是，有捐款10万元的，还有捐款12万元的。在厅房门上，悬挂的是清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题写的“王氏家祠”横匾。据了解，这块横匾原来挂在大门上，祠堂修缮后，改挂于此。

顺着王氏家祠门南的东西路再往西走，大约走1华里就到了湖东大堤，大堤西面就是有万亩荷花的微山湖。

微山湖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，这里山清水秀、人杰地灵。微山湖一望无际的碧波绿水，养育了这里勤劳善良的人们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、待人如宾。淳朴的民风和秀美的风景，使生活在这里的李氏和王氏后人倍感荣耀。而对于从微山湖畔走出，居住在外地的滕州人来说，“我从滕州来”这句话，也使他们倍感欣慰。

